王庆松

尼姬·蔻姆斯

王庆松通过对现代文化的个人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现代中国生活的“刻薄”印象。 他用计算机处理的摄影作品内涵丰富，意味无穷，折射出他对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之戏谑又严肃的审判。 在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着有益于经济、文化及艺术变革的环境之时，消费文化和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影响，对现有定势和界限提出了挑战。 在过去二十年中，经济发展对中国产生的艺术影响较为巨大。 作为当代艺术家，王庆松从他身边的环境中寻求灵感，使其作品浸润着一种由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所产生的情绪。

他选择的艺术语言并非不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普运动的语言，他将商标和波普艺术的特征合为一体，用矫柔造作的艳俗形象对变迁中的环境进行了色彩丰富的、有趣但睿智的评论。 王庆松坦率无羁的作品，为中国现代生活下的国民情绪状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他对消费文化的潮水般的涌入、日益严重的物欲泛滥与商业气息深有感触，他策划导演了各种情景场面，加以记录，在照片中永恒保留。 其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把自己的形象用做一种图象，来质问其文化在转向时所选择的方向。 王庆松在浸盈了日常生活之传统、形象与喜怒哀乐的新艺术中，给他自己也留了一个位置。

在《拿来千手观音之一》中，王庆松将传统的佛教肖像转换成现代波普形象。 多臂艺术家手拿柯达相卷、万宝路烟等名牌货，以及钞票、金元宝和CD盘，坐在可口可乐罐做的“宝座”上。 人们禁不住会注意到美国波普艺术对消费文化与波普文化形象的影响。 但带有强烈文化意味的独特器物与民族主义感觉对中国进行了切合实际的评论。 他即打着蝴蝶结，又带佛教缨络，进一步将西方与东方文化加以混合。 王庆松将自己扮演成千手菩萨，手持现代什物，从而强调了在不分等级的结构中，昔与今之艺术以及传统与通俗文化的共同存在。

王庆松在《思想者》中再次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佛教人物，这次是出现在空灵冥想的光环中。 与身无外物的方外之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麦当劳的标志深刻其胸中，跃然可见。 王庆松表演了佛教的哲学理念，结合以赫然可辨的麦当劳图案，巧妙地将中国丰富的宗教过往及文化图像与风行的西方商业名称加以并置。 他选择了商业化的方方面面并加以评论。 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但他采用的艺术方式却非故做严谨。 他将这些产品名称与对佛教的参照进行合并，对往昔与当今社会进行了讽刺性评论。 完全有理由将其作品作为消费社会急剧增长之例，同样有理由将其作为西方审美与物质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更占上风之例。

王庆松自己承认，“当我们的国家把经济发展置于所有其它国策之前时，中国被改变了，其人民更甚，口号‘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五年旧貌换新颜’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全景。”王庆松洞察事实，并大胆地将其展示，例说了有关传统和现代、虚幻与真实以及物欲与必需的理念。

1998年的 《守望者》，通过对基督教肖像 、 手机与可口可乐罐的参照，将西方与中国社会期望之融合定格地无以复加 。 王庆松说这幅作品具有喜乐 、 现代的感情，色彩斑斓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蝴蝶在基督形象（这次还是王庆松本人扮演）四周翩然翻飞，背景是美丽的斜阳晚照 。 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情感，在这样的社会中，便携式电话与基督教肖像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产品广告 。

王庆松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有强烈认知，他和他同时代者正在直面这些观念，并将他们与通俗文化融合，创作出作品以促使观众认真地思考：而今社会正在上演什麽？她该何去何从？中国对现代化不遗余力的推进不仅对经济以影响，而且也包括文化认同与艺术 。 今日艺术家面临的关怀不得不受这种现象的影响 。 王庆松的作品以睿智的方式，对变革提供了个人视角的社会评论，并包含了对正在浮出水面的全球文化的判断与品评 。